

## 新见《增补儒林外史眉评》考论\*

朱泽宝

**内容摘要:**笔者新近发现的清末文人童叶庚《增补儒林外史眉评》,是学界未曾注意的《儒林外史》新评本。童评为抄本,仅有评语,无正文,以齐省堂增订本《儒林外史》为底本,逐页点评了原书的前二十三回半,计有六万五千余字。童评批语精湛,对《儒林外史》的艺术特质阐发得尤为细腻深刻;着力发掘作者的用笔相犯之妙,能从细笔中阐发作者的意蕴;关注叙事方法与叙事视角,善于从细微处体察世态人心,长于从无文字处见世情;语言风格或庄或谐,与小说风格随处匹配,更熔铸着评者强烈的个人意志。

**关键词:**童叶庚 《增补儒林外史眉评》 艺术特质 评语风格

《儒林外史》作为文人气息浓郁的长篇白话小说经典,自问世起便颇受文人阶层欢迎,随之诞生了大量的评点本。据李汉秋统计,现知的评点本共计有十家十一种<sup>①</sup>。其中尤以卧闲草堂评本、黄小田评本、齐省堂评本、张文虎评本四种卷帙最繁,评语最多,影响最大,亦最为学界注目。近日,笔者新发现一种《儒林外史》评点本,题曰《增补儒林外史眉评》(以下简称“童评”),因篇幅宏大颇具规模,精当观点层出不穷,在整个《儒林外史》评点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,故于此详加介绍,以期对《儒林外史》研究有所裨益。

是书现藏浙江图书馆,抄本,共三册,用行楷书写,其中第三册后半部分

\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小说话文献整理与研究”(19CZW050)阶段性成果。

① 李汉秋辑:《儒林外史汇校汇评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,第24页。张文虎的批评本因版次不同被分为“天一评”和“天二评”,本文统称其为“张评”。

为空白。全书开篇为“凡例”，共十一则，交待评点体例。“凡例”后则为评语，次序按小说正文的回目与页码排列。“凡例”末尾题曰：“光绪癸巳秋七月，睫巢散人识。”<sup>①</sup>可知成书于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，体现了十九世纪晚期《儒林外史》评点的水平与趣味。“睫巢老人”即晚清文人童叶庚。童叶庚（1828—1899），字松君，号睫巢，上海崇明人，曾任德清知县，晚年归隐苏州。为人博学多智，著有《睫巢诗说》《睫巢镜影》等。

关于《增补儒林外史眉评》成书过程，童叶庚在“凡例”中谈到：“余最喜批阅，欲加评语而未果也。后得齐省堂增订正本，其中复加点窜，益觉精密，而惺园批注，亦尽善尽美，惜稍略耳。今岁里居多暇，重展是书而读之，心有所得，随手札记。”并自言：“自愧年衰神倦，笔墨藉乱无章，未免为方家所笑。”可知，是书成于一年之内，并不像黄小田、张文虎等评点本有着长期的写作或修改历程。

书名中的“增补”，据“凡例”所言，当是增补齐省堂增订正本（以下简称“齐本”）中批语的未及之处。童叶庚对齐省堂批语推崇备至，既称其“尽善尽美”，又说“惺园批注，先得我心”。两相对照，童评与齐评确有相近的趋向。齐评意在劝惩，“评语尤为曲尽情伪，一归于正”<sup>②</sup>。童评也重视人物品藻，“贤者真者，则赞美之，尊敬之；若奸者伪者，则戏侮之，攻讦之”。同时，两书的艺术批评也都极具特色。“齐本评者对《儒林外史》艺术特色的阐述，较之其对小说思想内涵的批评，更值得我们重视”<sup>③</sup>。童评在艺术分析方面更是大放异彩，迥绝他家。

但是童评是独立的文本，毕竟不是齐评的“增补”本。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，童评与齐评都有较大差异。如齐评对二娄的评价趋于负面，认为二人不脱“纨绔”习气。童评却对二人大为叹服，笔下不吝赞辞，称二人为“当世贤公子”，赞叹“真是名士风流”，充分显露出不同于齐评的独立见解。再以二者都擅长的艺术分析而论，童评剖析之细、眼界之阔、数量之繁多、质量之上乘，都有齐评无法望其项背之处。因此，童评虽曰为“增补”而成，但其评点成就已远在齐评之上。

相较于《儒林外史》的大多数评点本，童评在文本面貌上有三大显著的特点：

其一，童评总字数六万五千字左右，在规模上超过其他任何一种评点本。此前已发现的十种《儒林外史》评点本，合计字数也不过十万左右，其中

<sup>①</sup>本文引用的《增补儒林外史眉评》文字，俱出自笔者新发现的抄本，不另外出注。

<sup>②</sup>惺园退士：《齐省堂〈增订儒林外史〉序》，李汉秋辑：《儒林外史汇校汇评》，第692页。

<sup>③</sup>陈美林：《论〈儒林外史〉齐省堂评》，《吴敬梓研究》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023页。

规模较大的黄小田评本、张文虎评本也都与童评相差较远。如此多的评点文字,在整个中国小说评点史中也是不多见的。另外,童评每回的评点文字数量分布也非常均衡,每回的眉评条目大致在四十条至五十条之间,字数则在三千上下。

其二,从现有资料来看,童评并没有完成《儒林外史》全书的评点,仅评点了原书的前二十三回半。其中前二十三回俱有详细的评语,第二十四回的评语,止于鲍文卿救安东知县向鼎一事。对于此后的人事,童评基本上没有提及,仅在第十回谈到书中的名士时,顺带提到虞博士。揆诸全文,评语止于二十三回半,应不是童氏的原定计划。首先,若真是如此,即应在第二十三回牛浦郎事告终后即止笔,何必再向下评及鲍文卿事,而又在寥寥数笔后戛然而止。其次,第二十三回的评语明确说道:“此回自牛浦传递到向知县,便渡入鲍文卿父子二人传。”可见曾有评点下半部的计划。那么,后大半部书的评语,是童氏起初根本没有来得及评点,还是抄写者倦于抄撮而放弃,又或者说后半部的评语尚未发现?这种种猜测还有待新材料的发现,才能得以证实,此处暂不妄加推论。

其三,童评为评语别行,没有附在小说正文之上。这影响到批评话语与批评策略,出现了一些此前评点本从未出现的面貌。首先,为了说明评语是针对何人何事而发,童评特意表明其出自某页,其提及的页码即出自《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》。童评对小说内容基本上做到了逐页评点,惟于第十四回的“一至五页”是统一评点,不再具体分页,因“此篇马二先生与差人商议之言,多用对待句法”。其次,因一页之中往往涉及多人多事,这种脱离文本、直书评语的文本形态,常出现一些乍看之下不知由何而发的评语。如关于第四回第七页的第一条评语为“情景逼真”,即是如此。为避免这类问题,童氏评语中常会略述原书情节,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故事重写。如第二十三回写牛奶奶在甘露庵的见闻时说:“大门虚掩,锁已不见了。韦驮面前,香火俱无了。大殿柱子,东倒西歪了。停棺满屋,门也没了。灵前破桌,腿也折了。棺材头上贴的字,被雨淋的剥落了,只有大明两字,不知何人之柩了。”虽描写同一场景,但叙述方式完全不同于原书,直将一个老年妇人眼中的景象渲染得凄凉而惊悚。当然,这种评语别行的文本面貌并非童评的首创。张文虎《儒林外史评》也以辑录评语为主,仅刊少量正文。不过,二者还是大有区别,张评最初附于原书而行,后来单独整理为评语别行<sup>①</sup>,同时还保留少量的原文语句以提示所评的内容;童评则是从一开始就在书写样式上

<sup>①</sup>光绪十一年(1885)的张文虎宝文阁刊单行本《儒林外史评》中的评语比起光绪七年(1881)的申报馆刊本《儒林外史》已删却不少。

脱离文本,另书评语,这就塑造出其独有的文本特征。

## 二

在六万五千馀字的评语中,童评谈的最多的是《儒林外史》的笔法。他在“凡例”中称“《儒林外史》笔法奇妙,迥异他书,高于诸家小说之上”。事实上,极其重视对原书艺术成就的评析与剖判,是童评迥异于其他评本的主要特征。童评对吴敬梓的艺术匠心阐幽发微,如抽茧剥丝般,表露无遗,其眼光之锐利、分析之细密、评述之贴切,在诸评本中都堪称翘楚。在《儒林外史》评点史上,自觉地对小说的艺术特色做出如此细致、大规模的评语,童评实属第一次。以下择其要而分别言之。

第一,极为关注书中“前后用笔相犯”之处,做了大量的人物和情节比较,同中见异,或异中求同,“以见作者章法谨严”。童氏将这样的评析方式称为“作章法”,既见作者文笔回环往合之妙,彰显其对小说结构的整体性认识;又如颊上三毫,能将人物性格刻镂无遗。

童评最擅于在看似完全没有关系的人物、事件间建立某种联系,品第人事得失。如危素与鲁编修,两人的时代、身份、性格都相差颇大,童氏却通过类似的事情,辨出二人高下。他在第十回评道“鲁公看轻杨执中,闻故乡有此高人而不喜”,联想到危素遇见故乡高人王冕,评道“杨执中固难比元章,鲁编修尚不及危素”,洵为至论。再如胡三公子与严监生,一为豪门公子,一为怪吝乡绅,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,因二人都是“有家私的人,都是关着门不敢见人”,所以“品定他是一流人”。也是搔着痒处,直击要害,足以见二人本性。其他如周进与鲁编修、周进与马二先生、周进与权勿用、鲁小姐与范进、鲁编修与范进、梅玖与严贡生、匡二与严贡生等等,童评都通过多样化的角度,运用不同的方法,辨别异同,品第高下。童评中所列的各种人物比较,看起来琐碎,实际上关乎其对小说整体布局的思索。那些各色人事,看起来或荒诞,或滑稽,或令人捧腹,或不堪入目,但都不仅仅是个人行为,无论他们看似如何疯狂与不可思议,在那个时空中,总能找到同调。这些人的怪现状,是一个时代中士人阶层群体性症候。吴敬梓如此着笔,正体现了其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思索;此后百年,童叶庚通过独到的评点角度,抉出儒林众生的群体化症候,可谓吴敬梓的知音。二十世纪上半期,当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史开始建构时,胡适、鲁迅等人纷纷给予《儒林外史》诸如“没有布局……没有总结构”“全书无主干”的评价<sup>①</sup>,对于此后的研究影响至深。究

<sup>①</sup>胡适: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,《胡适文集》第3册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8年,第242页。鲁迅: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,第156页。



其原因,在于当时研究者将《儒林外史》视为“一段一段的短篇小说连缀起来的”,这样的角度终究还是坚持着故事本位的;而童叶庚评点《儒林外史》从人物而不是故事出发,发现不同的人物虽身处不同的故事单元,却彰显着相同的精神底色。如是解读,才有可能接近作者本意。

第二,极力发掘作者的“细笔”,见微知著。童氏慧眼如炬,心思细密,善于在作者轻轻写过之处见其大意,常在其他评本忽略之处大作文章。如书中小人物,童氏常能洞察其推动情节发展、衬托主要人物形象的叙事功能。如杨执中的儿子杨老六,本不足跻身儒林,吴敬梓也多次浓墨描绘,实在让人不解。在童氏看来,其中也有文心存焉。对此,他有详细的解读:“何必要写杨老六?为下文写权勿用与杨老六角口,与杨执中分颜,两人从此不合。杨执中一见萧山县关文,便道他弄出事来,庇护不得,当着同席诸人,直揭他的丑事,使权勿用抱惭而去。不屑浪费笔墨,更为两人委曲周旋也。故先写杨执中痰火病发,引出蠢儿子来。”如此,写杨老六,使杨执中、权勿用二人离心的过程显得脉络可见,而二人的真面目亦由此昭然若揭。其他如邹吉甫、卜信、双红与宦成等,甚至在书中没有名字的人物如王冕牧牛时遇到的胖子、瘦子、胡子,以及高要县衙前的工房、鲁小姐婚宴上的乡下小厮、甘露庵老僧等,经童氏妙笔评出,都显示出其独立而重要的价值。童评对以小人物映衬主要人物的写法有这样的比喻:“譬如画狮子者,要画其奋兴跳掷之势,须先画一毯,而狮子之精神始出。非画毯也,画狮子也。”此语精当,可作了解读书中人物描写的要诀之意。

人物之外,童评还注意从书中的地名探求作者的著述意旨及行文用心。即以第二回开篇时的“山东兖州府汶上县”为例,童氏即认为选取此地大有深意。“东鲁为圣人讲学之地,汶上为贤者辞官之乡。从山东说起,是勉儒林中人要奉读书执礼之教;从汶上说起,是勸儒林中人勿图功名富贵之荣。”因《儒林外史》第一回为楔子,至第二回方进入故事的正文,童评赋予开篇地名以如此重要的意义,读书执礼、勿图功名,而书中人物的行止大都与此相悖,从中似可推察吴敬梓的苦心。

此外,对于看似平淡无奇的叙事,童评亦常能窥见其妙。如范进中举时,吴敬梓借范进邻居之口随口提到胡屠户“五更鼓就往东头集上迎猪,还不曾回来”,童氏评道:“不是往东头迎猪,这半天,胡屠户早飞奔而来了。”而就这一笔,即显出胡屠户的性格。若不深悉作者布局用心,则不能置此词。设想,若胡屠户不曾外出,必会立刻赶到范家,在家中就可即时制止后来的闹剧,那样故事的精彩性将会减色很多。《儒林外史》多曲笔,此处曲笔又隐藏如此之深,惟童氏于此处体察,能在其他评本忽略的地方另造乾坤。其他如范进、张乡绅访汤知县不顺,二娄访杨执中不遇,牛浦赴安东县误船等曲

笔之妙,童评都一一点明。

第三,童评尤为注意挖掘并展现书中抽茧剥丝般的叙事手法,其中多次出现“层层顺写”“逐层写来”“层层递进”“层层递入”“层次逼近”“逐层转出”“层次一丝不乱”等评语,展现其中的层次严密之处,故事的来龙去脉在童氏笔下显得无比清晰。如对于牛玉圃在万雪斋处出丑一事的经过,童氏有这样的评述:“从冬虫夏草说到雪蛤蟆,从雪蛤蟆说到苏州,从苏州说到徽州,从徽州东西说到徽州人物。逐层转出,曲折之极。”如此娓娓道来,对于作者而言,可谓是复原其构思着笔的全过程;对于读者而言,又是对小说脉络的重新把握。

第四,童评集中地关注小说的叙事视角问题,这在此前的小说评点中是较少出现的<sup>①</sup>。这一点在涉及到风景描写时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如小说写王惠初见周进时,着重描写了私塾外的景致,童氏评道:“由远而近,都从周先生眼中看出。”写万雪斋花园景致,评道:“三番描写,都在牛浦眼中看出。”更为重要的是,童评还注意将叙事视角的运用与人物形象的塑造联系起来,如第十回写马二先生游西湖,写到过湖边女客的衣着,又写说马二先生“不曾仰视”,张文虎在此处评道“可知以前亦不曾看”,平淡无奇。张氏显然是过于老实,以为女客的衣着描写是出于全知视角,出于作者心中;童氏改全知视角为限知视角,认为这些都由马二先生眼中看出,评道:“女客是逐个个看出,衣服是逐件件看出,头上带的是那样,手里拿的是那样,裙上挂的是那样。自顶至踵,看得这般仔细,却从何人眼中看出乎?马二先生低着头,走了过去,不曾仰视,果谁欺夫?”童叶庚对叙述视角的轻轻变更,就使一个故作正经而又不禁偷觑的道学先生的形象生动地溢于纸上,极大地丰富了马二先生的人物形象。

另外,童评对小说的起承传递也格外留心,评语中多次出现“伏下”“承上接下”“作渡”等提示语,此处限于篇幅,不再枚举。在童评中,《儒林外史》没有浪费的笔墨,没有无谓的人物,更没有突兀、拖沓以及不合情理的情节。可以说,吴敬梓经营小说的灵心巧思,得到如此充分的阐发与表露,童评自有其难以替代的贡献。

### 三

《儒林外史》在思想意旨上鄙夷功名富贵,反对科考举业,其他评本已多

---

<sup>①</sup>金圣叹评点《水浒传》时提出“影灯漏月”的概念,涉及到叙事角度问题,但没有广泛应用到批评实践中。施耐庵著,金圣叹批评:《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》上册,岳麓书社,2006年,第234页。

有讨论,童评在这方面不过偶尔简略提及而已,不必多论。童评主要在挖掘作者“曲笔”背后蕴含的寓意上大放异彩,多为其他评本所不及。诚如童氏所言,吴敬梓“总不下一直笔”,更不肯轻易臧否书中人物,因而作者的诸多辛辣讽刺都隐藏在文字背后。从这种角度讲,细读童评对重新理解吴敬梓的思想也有着重要意义。作者用笔至淡至曲,评者阐发至幽至微,两相对照,允称双璧。

即以楔子外的第一个故事为例,申祥甫、苟老爹与一众乡邻在观音庵商议闹龙灯之事。历来评点者的目光都聚焦于申祥甫处,童氏却从众人淡淡的几句对话中看出其间另有玄机,道:“苟老爹先开口者,明知自家必要多出银子,故不得不先开口也;众人不开口者,明知各家可以少出银子,不敢先问也;申祥甫劈口阻住者,要等亲家来分派,不能独出主见也。一笔写足,面面相觑都到。”如此品评,可谓真正做到了洞察人心。惟有世事通明、读书至细,方能出此。再如书中写到周进出任学道,有童生交卷,周进始而和颜,因童生要其出题考诗词歌赋后突然变脸。此处原委,历来评家都未道明,独童评一针见血地点出:“始则和颜,忽尔变脸,不是童生请学台考他的诗词歌赋,特是学台怕童生考他的诗词歌赋。”周进等人除八股外束书不观,以学道之尊,担心在童生面前出丑,自然要将其赶出。又如严贡生初次遇见范进、张乡绅时,极为热情,童评偏能道出其背后的因由:“若惟恐县尊即刻回衙,不及倾吐其胸中一番阔话,以自鸣得意者。”并由衷赞叹作者“描写俗子神情,用笔如镜”。总而言之,童评体察入微,烛幽探深,毫不牵强附会,妄作解人。如此之笔,不胜枚举。

童评既能对小说原文阐幽发隐,更能在“无文字”处探出真意。童评在谈到潘三在杭州城弄权济私时,说:“才回家来,就有许多人寻他。其平日之门庭如市,都隐藏在无文字处。”“隐藏在无文字处”的世情,童评所揭明的当然不限于此一处。如小说写匡家遭火灾后,要借和尚庵居住,和尚不允,并出言刻薄,而匡超人考中案首后,要摆酒答谢乡邻,书中就用了一句了事:“太公吩咐借间壁庵里请了一天酒。”其中如何与和尚交涉,并没提明。童评于此处评道:“借间壁里请酒,和尚想必又换了一副面孔。”将作者隐去的和尚前倨后恭的面目呈现出来。

童评不仅能在“无文字处”见世情,更善于在“无文字处”揣摩书中人物的心境。由于中国古典小说长期以来没有形成描写人物心理独白的传统,故能以此角度切入的评语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比如小说写胡屠户打范进以后手掌发麻,并未写其心境,童评就补充道:“此刻胡屠户心中,又是喜,又是急,又要打,又害怕。一时五内沸腾,不觉四肢麻木。”有时原文虽已简单谈到人物的心情,童评还会再作一番补充,且其精彩程度往往超过原文。如小

说写严监生在除夕夜吃过酒后因思念亡妻开始掉泪,童氏更对严监生的这番心境做进一步精微细密的描摹:“想必严监生半年来,看得赵氏持家御下,不及王氏在日内助贤能。除夕家宴,少了一人,返念旧情,凄然泪下。”须知,严监生当时扶正赵氏的心情极为迫切,在王氏的最后时刻对她极为冷漠,而仅仅半年以后,反而对王氏如此思念,不能不令人大生疑窦;再揆诸严监生极为勤俭甚至吝啬的持家方式,童评中做出的推测就极为合理了。《儒林外史》用笔简省,善于以简驭繁,常常意在言外。若对《儒林外史》的解读止限于有文字处,那么就会至少错失一半的精彩。童评将作者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之处,体察入微,逐次披露,可谓善读小说者。

#### 四

在表现出极强的艺术鉴赏力与世事洞察力之外,童评的语言风格也极为灵动,谐谑处不流于油滑,庄重处不沦于板滞。其庄与谐的选择,大多是依正文风格而发,两种风格的评语都能与原文有着很强的契合度。评语风格与正文风格能做到如此匹配,在小说评点史上,也是不多见的。

《儒林外史》的许多故事都写得饱含谐趣,童评也常插科打诨,文字间妙趣横生。如范进中秀才后,胡屠户教训他的那一段话极有谐谑意味,吴敬梓极尽笔力,刻画出一个市侩可笑的胡屠户来。童氏在作评时,则更进一层,直接以与胡屠户对话的形式来对其予以讥讽。胡屠户教训范进一句,童氏在旁“回嘴”一句,宛如在故事现场。如胡屠户说:“家门口这些做田的,扒粪的,不过平头百姓”,童氏评道:“家门口种田的,是平头百姓。杀猪行事里的人,是恁的百姓?想是尖头百姓。”胡屠户教训道:“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,免得惹人笑话。”童氏道:“多承教导,是你胡老爹的女婿,谁人敢于笑话?”胡屠户叹息女儿猪油没吃过几回,童氏道:“宗师看见你女婿老不过,肯白舍个秀才与他做。你看见亲家母小菜饭难过,何不每日白舍些猪肉与他吃?”一场胡屠户对范进作威作福的训话就演变为两个人的斗嘴互损,足令读者捧腹,亦得吴敬梓讽刺艺术的神韵。

《儒林外史》中的趣笔极多,童氏为吴敬梓的文笔所感染,已不满足于置身事外而旁观纸上笑谈,多次在评点作品时直接“置身”书中,与小说人物共话。评语中多次出现的“你”“足下”“阁下”等词,就是明显的例证。童评经常如在谈话现场取笑书中人物的言行,如其打趣梅玖、王惠等人的妄言时说:“进个学,就有日头落在头上;中个举人,就该连天掉下来顶着。所以那些中进士、点翰林的,都要昂头天外。”既顺着二人的话风继续说下去,又套上了当时的俗语,足见童氏的讽刺天赋。

童评的谐趣之处还表现于其不时做一段有趣的韵文,寄托兴致,宛如孩

童知道趣事后编造歌谣一般。如鲁小姐的婚宴上,乡下小使踢飞鞋子,打翻陈和甫嘴边的点心,原书写得极为热闹可笑。童氏阅后,索性将此事创作成一篇韵文:“脚踢钉鞋,手捧粉汤。身立丹墀,眼看戏场。丫头小旦,做势装腔。看得出神入化,未免失措仓皇。只道碗已端完,倒却盘里残汤。两碗落地,一声叮当。不可收拾,着实惊慌。急忙弯腰去抓,可怜有粉无汤。末了两条大狗,抢着吃得精光。不觉怒从心起,顿时手乱脚忙。气力用到十分,钉鞋踢脱半双。蠢牛已吓昏于墙下,飞鳧竟翱翔乎高堂。”其中不含褒贬,不寓是非,纯粹是为欢乐而作,趣味横生,在全部的《儒林外史》评语中也堪称别致。

当然,童氏笔下并不一味追求有趣与调笑,其笔锋随事而变,遇到诸如人伦之变这样的大事时,也会正以辞色。在对待匡超人蜕变一事上,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匡超人在京因隐瞒婚史,遇李给谏提亲而图谋再娶时,童氏就不再调侃,而是以良友的姿态想方设法劝匡超人回绝此事,评道:“前日说过不曾娶,此时自难改口。若恐理上有碍,有何不可回他?先推须请母命以延宕之,继言接到母书新经家中聘定以搪塞之。给谏焉能相强乎?”可谓言之谆谆。当匡超人以尚无美差为由拒绝救潘三时,童氏的口气就变为严厉的质问:“等你侥幸,等你得个肥美地方,等你到任一年半载,等你带银子来帮衬他。不知潘三哥有没有这样造化,有没有这般长寿?”其间又充满了谴责与不平。

时时饱含感情,正是童评的独特之处。童叶庚晚年评点《儒林外史》,不时能将其一生的激愤熔铸其中,突出表现为他对官府黑暗的痛心疾首。童叶庚早年曾因参与镇压太平军的军功被授予过县丞、知县等职,后因被人诬陷,罢官闲居。这一段经历,令他对官场内幕非常熟悉,对官场潜规则又极为痛心。故其评点《儒林外史》时,凡遇相关描写,每能纵笔议论,一抒怀抱。如其评价王惠官运亨通时说:“良心收束起,辣手放出来。升官发财,大都容易。”在谈到向鼎的遭遇时,童氏索性就将书中出现过的时知县、汤知县、李知县的人品政绩与官运拿过来一起比较,感慨:“官场如戏,宦海多风。得意者如彼,失意者如此。”并如此揣测作者的意图:“作者特写出几个知县,而于楔子中先写一时知县,使世之做知县的,晓得朝里无人莫做官这句俗话,不可不思,不可不信耳。”满是郁勃不平之气。这里与其说是正告普天下为官的道理,毋宁说是评者对己身宦海沉浮的总结。只是这样的评语在全评中所占比例不多,在此列出,略备一格。

【作者简介】朱泽宝,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明清文学与文献。